

瀘谿縣志

八

地 250.117

38

28



盧韻與邑首事論團練書



前奉縣諭催各村舉行團練諸公相聚而謀爲保固地方之計此誠今日急務近日寇烽漸逼土匪蠢蠢欲動非團兵以守之練以防之一旦乘機竊發爲害不知胡底顧其事有難焉者團練則必需兵兵之數從何而出若挨戶編派良民必多畏縮且負耒易而荷戈農民必至失業勢必出於召募矣言兵而出於募應其數者非鄉曲之無賴卽城市之遊手藉口糧爲飲博之資恃軍伍爲嚇詐之具幸而無事則已若不幸有事其潛勾暗引爲寇賊之導者必此輩也且養兵必先備餉兵數滿千人日給錢二百一日需二百千一月需六千千積至一歲需七萬二千餘千

又將從何出乎古之舉團練者必有鉅富以爲首或數萬或數十萬先出以爲之倡餘者畢助其給之也有繼而斂之也不勞吾邑地僻民貧家資盈一萬者不滿十家皆并田產計之銀錢無有也竭力以勸捐輸勉強可千餘千不勾一月之給若一旦兵餉既盡羣然相聚而譁寇兵尚未興波鄉兵先已發難防患者反以生患此之不可不慮也散餉又必設局設局必派多人人既多則品亦雜當此多事之秋正者固在所必需邪者亦難以盡拒設其間有一二宵人假公事爲私營資衆費爲己用優游朋坐饕餮醉飽將未捐者固不願捐已捐者亦不願繳事將何由成乎顧就鄙意論之凡事有意有迹團練雖屬古法變通要在

宜時古法其迹也宜時卽其意也得其意而迹可相忘如今之所謂團練者不必家團戶練也不必出於召募也其法務歸於至簡其道祇在乎可恒邑中無大村落惟嵩市有店數十家藥行典舖並處其中居積約可萬計土匪垂涎最久故保護此地爲尤要此地如無虞則盡無虞矣遠者不能相及惟三四五六及十三四都之地可共聯爲一甲大村選三四十人次二十人小或十人五人爲數可得千餘願者報名注冊人給貲錢四百文以定名數無事聽其歸耕設或有事鳴鑼爲號執械齊至人日給工食二百殺賊者賞錢若干生擒者如之衆共擒殺一人者賞錢平分非疾病大故注名不到者有罰閒時派八人輪番坐市

晝則巡查夜則支更有事向各村飛報八人工食仍日給錢二百首事三人爲一班專司散錢人日支火食錢一百文外此不另起爨絲毫不用花費夫名數定則不患其無兵聽歸耕則不患其無餉各村共相聯絡人雖少而實多有事始給口糧費雖多而究少僻小之鄉貧乏之縣必如是方可持久無從前所舉諸弊若各都相連而起相仿而行又可得丁壯數千彼此聲勢相倚遠近共成犄角不惟土匪可除并外寇亦將不懼此因地制宜之活法也諸公以爲何如

此丙辰二月二十六日書也時鄰境不靖瀘邑土匪亦多各都首事赴嵩溪會議團練因致此書相商衆議依

此而行捐戶亦皆踴躍行之數月各處無事後有不肖
首事從中染指捐戶之心漸懈丁壯亦不用命秋間賊
兵勢大聯甲亦不能支其局遂散瀘邑自此毀敗矣噫
盧諤與吳旭齊表兄書

有自貴地來者言兄欲召募鄉勇開局寫捐爲備禦殘寇
之計竊謂必不可行何則召募必需時日速或半月緩或
一月賊匪挫敗之際奔走四出非聯甲斷不能禦必召募
而始濟事首事未及施行賊已飄忽入境矣且其所募之
人多屬無賴之輩閒居則飽食以嬉賊至卽望風而遁近
日姚統軍帶兵數千其半亦屬召募獅市遇賊不戰而潰
其明驗也况募兵必先備餉爲數千人人日給錢二百每

日需二百餘千吾邑困憊已極豈能辦此設令一日乏餉
無賴相聚而譁勢必赴鄉劫掠其將何法以禁之乎古之
言召募者多屬豪家鉅族或萬金或數千金脫手而出登
時可以集事今兄囊無一錢銖兩歛之鄉戶無源之水轉
眼卽涸安保其事之能集也或謂召募名美可以掩畏賊
之迹而博忠義之稱成否在所不計此與掩耳盜鈴何異
南方蠢動已經八年瀘邑陸沉於今三載從前何不召募
今撫建已盡收復甯賊不過零騎聯甲拒之有餘乃始倡
爲此舉豈賊來遂不忠義賊去始忠義乎今有搏虎者於
此負嵎不敢直前他人驅逐而後始率衆人而攘臂識者
必謂其無謂求名而反失名矣開局寫捐固爲要務然止

爲聯甲而設無妄費當無妄寫有議照賊寫舊額而寫之者亦大非宜蓋賊匪取財皆爲勒派官府寫餉本屬勒捐今同勸捐於勒派是比官府於賊匪也且財之贏細隨時而變有前番勉強可出今則膏油已盡難再熬者有前番捐數甚微今則篋笥尚充可加助者若按舊數而寫之高下必不能平也賊之簿籍何從而存有存之者必有司之者其可出以示人乎爲今之計只宜加意聯甲一面寫捐以助其乏零畸之賊盡可殲除蓋召募之人少聯甲之人多召募之費煩聯甲之費省行之已經有效無事過爲紛紜前日邑侯傳諭亦云聯甲勸捐未嘗及於召募知此事本不可行也事關一邑利害正宜婉轉商量不可率意莽行致令他日僨事若召募行而聯甲散并召募亦將不成必有任其咎者此之不可不慮也

被寇記

國家承平數百年民物安阜桴鼓不驚不意治極生亂突有粵匪之變迹其倡亂永平殘楚粵窺豫章蔓延各郡縣遂以及瀘十餘載之間生靈盡矣以茲彈丸之地寇自東來則震蕩而西寇自西來則蹂躪而東南北驛騷莫不皆然又有蟠踞之寇譬諸養虎飽餵人肉甚矣兵禍之酷也瀘之被兵也始楊僞國宗由新城犯西境鯨奔豕突號十餘萬長驅入城四出擄掠加以殺戮至慘斷首剝膚道路流血越三日始殘高阜以東甯貴溪時咸豐六年七月念九

日逮八月初三日也當是時盜賊充斥撫建皆爲賊踞時散黨羽來嵩市搜括無狀逼迎僞監軍瀘人不應十月二十日建賊遂撥僞監軍朱興運涖瀘以嵩市作巢穴科派人役設軍師旅帥諸僞職等責供應恣爲燒背剖腹等刑睚眦皆不得犯又僞令沿村設賊館謂可免殘虐百姓宰割煎炙厨傳莫給而寇患如故瀘人恨朱賊刺骨屢思假手以推刃其胷謀卒不就朱賊素恣睢無狀聲言取貴溪耳口砦等地以益邑東境取光澤黃石口等地以益邑北境貴溪圍總姚進士步瀘入瀘勦之瀘人陰爲鄉導朱賊遁還建郡無何僞九公子西入抵城下貴團拒戰敗歸邑士民多遭俘戮賊遂東窺而朱賊揚揚然來矣是爲七年

之五月也邑丞蔡公福田在貴溪招勇數百人志圖殲賊諸生夏聲導之七月分兩路破嵩市朱賊復遁去蔡公遂屯嵩市諸生林汝翼又以光澤鄉團數百人至連屯堵禦不幸防撫失宜奸民通賊襲走兩團而凶燄復熾方朱賊踞瀘之明年二月建賊陶僞同檢犯西境環掠北境飽颺進據邑城旋報石僞國宗自東境來鄉團萬餘人禦之界上賊怒殺團勇焚掠高阜疾趨入城逐僞同檢而以二十萬衆南入鐵牛關攻破光澤邑令蔣公死之一邑殉寇甚烈石逆遂設劉僞監軍進圍邵武延平始朱賊懼光澤鄉團之逼也至是入踞縣治恃石逆破閩爲奧援也天誘其衷石逆大衄於延平僅以敗寇數千退光澤劉僞監軍窺

遂不復原任十一月沈公巖接篆無寇九年七月進士黃公來晨實授瀘令黃公山東人素有賢聲方藉撫綏烽燧又警十年三月南雄宜都逋寇犯西境跨山越嶺擄掠石峽東山等村山氓素不識兵草奔匿無所賊既出嵩市折而西窳十月又有瑞金石城逋寇從西境入駐紫陳坊夜走山徑數十里圍上樸州此鄰村連年避兵地也至是搜括一空旋據高阜大掠十餘日窳貴溪顧莫酷且久於六月上塘之逋寇則花旗銅大鑼也賊中最名兇暴兮屯烏石邑城及高阜所至焚燒房屋殺人如屠犬豕窮搜極追嘗俘西北界團二百餘人殺於城西接官亭田水盡赤七月黃公赴郡請勦而敗帶勇鄒德英被殺八月黃公復全

邑紳魏如璧曾丙照宋式郊黃遐庚請勦於建營南城圍董黃觀察家駒力任借餉始命張統帶率平江勇數千人至屯軍烏石邑紳林步瀛魏如璧黃遐庚等任轉餉初入日擊賊西南門外殺數十人賊遂夜出東門窳貴溪是時沿貴溪賊蜂蟻聚旋亦解去自是寇氛少淨流民稍謀歸里矣當賊退時主兵者欲專復城功黃公遂註功令罷官邑人惜之是年十月孫公瑞徵接任無寇癸亥冬月李公孔瑾接任是時南京賊勢岌岌矣其黨多窳掠江右諸郡攻圍撫建甚猖獗賴當事壯猷始灰滅而郡城無恙甲子南京諸僞王突入瀘境占據嵩市及碧江張坊等村始欲效朱賊設僞職而民皆逃窳自知魚釜遺生不敢恣戮而

賦性凶狡擾攘數月早晚稻皆受其害邑以大饑七月始
陸續西甯旋被執於他縣會軍門查勦之弁至李公遂會
同上功獲升秩與黃公先後異焉十月復有殘寇千餘人
由東境疾窳西境去情狀惶急問之則洪賊已滅此其遺
孽也至廣昌縣被執與諸僞王縛送省贛奏請正法宇內
之民莫不引手加額謂不意復見昇平中興盛業且立致
也蓋嘗就瀘情勢計之瀘山惟大覺巖最截峯出雲峰高
峻而稍荒遠餘山砦皆岡巒平迤非有峭崖邃谷危磴千
級可以聚糧築砦據險共守也連部數十村落烟火相望
無高山大川以繫馬足無形格勢禁以阻狼吞非能爲堅
壁清野并村入堡也孤城斗大高不過數仞延袤不過一

二里房舖不足容萬人糧餉不能支一月甲不堅兵不利
未嘗有所謂金城之固湯池之浚也俗尚耕種無貧富頗
有升斗之儲賊至委去無所爲窖藏猪牛滿野皆以供賊
腥膻此所謂資盜以糧者也當明季以及

本朝康熙之際兵禍多矣然皆么麼小寇隨起隨滅未有若今
日內外寇之交困而又延至十餘年之久顧猶不至靡子
遺以待承平者非其大幸與雖曰天運寧非人事使然與
此蓋伏遇

朝廷深仁厚澤挾髓淪肌兵不足未嘗料尺籍餉不備未嘗增
斗糧雖軍務倥偬屢降

詔諭矜憫元元恐一夫不得其所此所以上享天心下延民命

城舊志載逍遙樓峯鳴數日而泰伯生顯屬附會之訛龍馬山爲李宗海講易處見宗海傳舊志訛爲泰伯泰伯集有祖無擇序刻本作歐陽修志亦仍之序中有無擇受而讀之等句竟不解爲何語此其當正者也瀘邑分治二百餘年其前更爲荒僻事蹟可紀者殊少然而土寇之鳴張各人之底定其軼時見於他說不容不旁稽而博採也唐江搏撰黃表墓志乾封四年鍾傳據撫州中和二年逐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南城危全諷竊撫州以叛黃表亦南城人爲撫州都軍副將與全諷不協移駐上幕鎮全諷受朝命嘉表才幹表爲撫州留後移鎮楓林又遷營雲林山麓道路始通今各其地曰黃通楓林在瀘邑八都作鎮

之地實在瀘溪元危大樸作毛氏譜序載毛辨爲丞江寧宋南渡時苗傳劉正彥搆亂丞興兵勤王事定因家龍蔭南城慧光寺有碑載其事苗劉之亂實在江寧宋師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城與邵武接壤丞之涉此必有其事云云龍蔭及慧光寺皆在瀘邑五都金谿鄧雱傳宋紹定三年正月閩賊劉四等犯撫郡部使以鄧時昇之子克濟孫持志有智畧令克濟領兵赴援以持志副閩二月賊分道來襲一由瀘谿至馬鞍攻豪豬關一由高陂至火原持志遣敢死士襲賊營擒賊首黎十八等斬之克濟領戍城兵與持志合由黃獅渡上板橋分襲賊陣賊首劉四劉五生擒賊將李新城王大尉等賊遂平又金谿熊輔傳元夫

大亂輔聚眾保鄉里後歸明授百戶洪武三年奉命勦金谿瀘谿山寇輔直搗其巢羣賊怖駭皆不戰降按馬鞍山在瀘十三都高陂火原屬瀘四五兩都先後平賊皆在瀘此其當補者也又大樸集自言與石豈生至慧光寺訪毛辨碑則瀘爲大樸嘗遊處似當補入寓賢府志載勝國益藩之子有封瀘谿王者似宜補入爵秩微里有地曰下洋崖壁舊存詩刻旁註咸亨某年皇甫某作中缺數字其詩曩曾錄呈前林半畊上舍過此同往訪之詩尚斑駁可讀似當補入古蹟此皆確有明據非傳聞悠謬者比故敢瑣屑具陳以備採擇板刻諒猶有日諾如此類有關一邑之故實尚宜再加蒐討庶不致沿訛而踵陋非先生莫與了

此也肅此奉覆伏惟鑒察

盧諤與孫壽垣書

二月五日尊大人書來併示足下所著常語考具明李泰伯可以從祀且著從前不得從祀之由語辨而駁勸哉足下之用心也顧泰伯所爲常語具載本集凡二十九條無一語毀孟子者足下所云謬戾僻經有見道之士所不言此殆流俗所僞爲非常語之本文可知也本文持論闕正隨舉一義皆有扶世翼教之思與足下所云大異余允文作尊孟辨攻之不遺餘力亦只就僞者而攻之朱子作讀尊孟辨亦不究僞者之僞豈當時本集未盛行朱子未見全書姑就所傳而信之耶要之本集一常語也余氏所辨

又一常語也足下云泰伯未與從祀不讀孟子之說不足累之而常語足以累之尚未分別而言也且泰伯之不讀孟子楊升庵有辨賴晝人有辨皆據本集所引孟子之言以爲証固已無疑不破矣然尚有有待而明者稗史云泰伯應茂才異等不能答策乃言曰觀於書無所不讀今六問而皆不知此必孟子註疏也不對而出遂不第此語尤屬無稽果非孟耶則必熟孟之文識孟之義心知其非而非之烏有不讀其書不識疏解之何謂昧昧然而非之者况應舉不第之故見本集寄祖秘丞詩本末甚明與不讀孟子無涉詩云時當慶厯初選舉實多士紀時也又云捉筆析所問逾時數千字詳對策也又云衆背雖自奇宜當

至尊意言被黜也烏有所謂六問不知不對而出之事者陋儒無識皆據稗史爲典故而全集今不甚行好古者無由考核其事莫從昭晰未與從祀之故此種未始不足以累之弟嘗望古而竊嘆也近者邑侯楊公雅意蒐攷讀全集好之訪其族得舊板刷數十部分送朝貴將以大行其書而板刻不甚精好序多凡猥龍馬書院記尤舛欲編校而重鈔之而苦於無力足下志存表章他日當同任其事也來論又云南陽亦有李觀字彥禮此另一人尊大人疑非孟者爲此人夫泰伯集中有常語好事者卽僞爲常語以相亂其附會於泰伯無疑於南陽之李無與孟子有言矣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不禁

其瓊瑣也

元愷鄧漁浦詩序

曩余友丁可之嘗言近世學者慕爲古人之詩文力求其似而不知古人恒病其似竊深歎爲然冰水之生也有光焉非冰之自形也謂其假似於水也玩者弗貴焉耳珠淵之出也有輝焉固珠之自含也謂其非假似於淵也玩者取諸焉耳昔有明當宏治及嘉靖之際王李主盟文壇自命力宗秦漢顧其見諸世者類多僞體遠不逮竝世諸傳家况能秦漢哉則其所謂力宗者形骸具而真氣亡也而歸熙甫稱戴楚望論詩欲遠追漢魏及言其自著不肯規摹而獨出於胷臆楚望詩余未得見觀熙甫之言始必有

異於王李文之僞者詎其操論有不同哉冰珠殊同之旨有喻有不喻也余邑鄧漁浦先生雅善詩有集四卷先生之次嗣君省崑一日携以示余留余篋者數月先生詩論者謂多似漢魏讀之誠然顧嘗卽可之之論略究其概求其苟蹈古人之病者未嘗有焉蓋聞先生博綜載籍權衡風騷以來作者浸淫其中有所自得而益以德性之淵雅氣息之清和思慮之幽渺其間澹情遠意微辭逸旨徃徃寄託遙深間喜爲激壯悲憂蒼涼沈鬱與夫警闕粵美之辭開闔怪駭之體千態萬狀不可窮極而要其歸無少乖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故有作不必漢魏滯其靈府而觀者想其氣度旨趣於音節之間彷彿古人未遠矣由其取源

同也蓋其非區區取似而能得者余不能詩竊嘗好古人
之文讀先生集私欲因論者之言以窺古人離形得似之
妙廣其說以自勗焉莊周曰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
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斯天下之不善似者也楊子
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斯天下之能善似者也若先生詩於漢魏豈非所稱能善
似者歟既而省崑索序於余余何能序先生之詩爲書余
自勗者歸之

彭鍾華重建接龍橋記

接龍橋在邑城北門外同治己巳邑人仍舊址建新橋首

聳岡麓尾插城隍兩岸相去二十餘丈中壘石墩六二仍
舊墩加礎以固作新墩四焉橋板易木以石高一丈八尺
廣丈六尺橋心表亭以祀水神虹偃虬矯蜿蜒相屬形家
謂是縣治龍之過脉也橋上流發源於閩黃石口諸小水
滙焉歷三十餘里至於城下涵演浸灌岸漸潤而水漸肆
復循城出橋下迤而北流當建縣之初邑令陳公作堤所
以護城而障水也春夏之交濤瀾壯猛籠石剝木爲小橋
輟逐狂浪以去復設小舟喧逐撞擊檣摧篙折行旅相望
終日不得渡蓋茲橋之亟也如是先是明季已設橋邑人
石文器有記年湮不可考迨

國朝乾隆九年寺僧與邑人作橋於下流百步以大水廢後嘉

慶十七年邑紳上流建橋規模加壯卽今橋故址也壘石墩六鋪木板其後十九年夏邑侯朱公匏覆以瓦屋左右建紅欄絕可賞玩往來便之咸豐八年寇燬越九年春邑侯黃公來晨復建橋功幾成而寇至材料焚燒俱盡邑侯孫公瑞徵踵建之連以寇廢僉曰是豈厄於數終不可成耶仰賴

朝廷治平氛祲肅清凡在荒陬小邑靡不百廢修舉於是邑侯劉公獻葵泣瀘慨然曰茲吾之責也夫商諸毛君羽臣王君穆卿暨邑紳咸以爲宜願任酬費之役又以余同年饒廣文紹源董其事是究是圖其詳其慎度支具備輦鐵石材木纍纍集城下工匠麇至無浪費無弛功經始同治六

瀘谿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下

十五

年十一月閏十六月而橋告竣計費八千餘金是時劉侯以憂去而邑侯周子英觀厥成焉夫以茲橋作之之難如此幸其成矣斯數百年之利也嘗試登橋而望雉堞倒影於中流鶴亭引唳於空際錦鱗川泳碧樹雲浮環橋左右望若圖畫豈獨民無病涉云爾哉越明年春邑人爲試橋之舉鼓樂前導衣冠輻輳耆艾畢會旣乃飲酒公讌之聽咸議興復舊物以應中興之運而爲是橋規畫久長油油然成禮而散爰紀其事勒諸碑

書 旌表節孝冊後

余讀詩至栢舟未嘗不撫卷長嘆也其曰髡彼兩髦實爲我儀之死矢靡他何其詞之哀痛而決烈也又曰母也天

只不諒人只自來婦人之失節託諸勢不得已以自蓋者
大抵然矣何共姜之呼天而怨母重傷其不諒也此其志
節可以泣鬼神貫金石矣及讀載馳竊疑其無節烈之行
何爲與栢舟並垂諸篇什旣而思之許穆夫人急欲唁其
兄審於義不得往而遂止蓋發乎情止乎禮義向令所天
不幸其能爲共姜無疑也昔者先王之立教也內則詳婦
事舅姑及雜珮之節而於其嫁與未嫁則巾櫛梳櫛之不
同內言外言之不出不入家人親近限制尤嚴其用意似
過於迂拘煩重要所以杜漸防微嚴禮義之正而端風化
之原也或曰蓬在麻中不扶自直彼有農疇家婦耳目漸
染未嘗灸女誠諸書而冰霜嚴潔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豈

非有出於其性者哉雖然未可一概論也吾蓋讀是冊而
嘆

國家之扶植人倫表章風教爲已至矣平時則明其防制臨
難則獎其節操有力者特坊以旌問無力者合坊以表
里計是冊之申報請旌距今二十餘年矣而志乘之脩
猶得詳紀載以明不朽宜何如激勸而珍貴耶是志謹遵
冊錄其姓氏不敢有所增減藻飾至有採訪所復上仍述
其懿徽重登人物考非敢異也著其慎也覽者請詳焉

書 報殉難冊後

嗚呼生靈之受禍至於身罹冠鋒血膏原野可謂傷心者
矣其間貞夫烈婦慷慨罵賊寧陷膺絕脰於狂刃之下而

不肯澳認以求活其播美青史宜也雖然捐軀命而姓氏湮沒者何可勝道而是冊竟得達

上憲而列祠忠義豈非我

皇上如天之德哀矜惻怛無間於存沒而使天下之人心有所感激而生也乎嗚呼何其仁也何其仁也值今修邑乘取是冊一一數之蓋三百數十人矣因臆其姓氏訪諸里巷或曰某也烈死某也非烈死某也未嘗死曷以冒名死節心甚怪之向讀史傳紀死事往往顯貴人之隕身不得其實者蓋有之矣倘以鄉曲無賴子惻然俎豆而尸祝豈不重爲有識所鄙譏也哉爰是錄殉難冊於志中以不忘難卹之恩而別加採訪以考實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毋

瀘谿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下

七

使作事憤憤爲孟君笑爰書其後

書 林氏義婢蓮紅事

蓮紅邑庠生林自勉妻彭節婦婢也人知有彭節婦而不知節婦之婢蓮紅其節義乃更難於節婦余誌之二十餘年今乃幸書其事義婢乳名蓮紅不知其里邑亦不知何姓氏也年十餘歲節婦父母買以從嫁焉林固巨家男女婢僕數十口而義婢端重寡言日依主母左右經理井井一家皆愛重之久之主母不育或諷納遑室義婢益避嫌惟謹未幾主翁卒乃大悲泣噉然曰是婢子報主母之日也因哭跪主母前曰婢子願終身不嫁事主母如母而主母待婢子如女主母泣從旁聞者盡泣時節婦已請伯兄

之子承祧年成童讀書義婢弟畜之不以家務相撓而時
勉以父母之苦其承祧子亦敬之以姊主母得無憂內外
事如是廿餘年主婢髮鬢垂垂老矣鄰婦哀其主母病衰
一老婢依少主終身將無所託諷之義婢意終不同憂
傷憔悴年逾五十卒事主母先後老死于林氏論曰婦人
從一而終豈惟名義所制亦由恩情不可忘也顧惟妻妾
爲然至婢媵之於主翁主母則恩少替矣是以

朝廷旌褒之例不加焉以謂非守節所及也然而間亦有之不
忍參養之恩而孀閨荼苦身執賤役以相從於淒風苦雨
之中白首而無所怨悔者此豈可以常理推也哉始余讀
楊氏義婢以一語激主母不嫁而其身亦遂奉主母至死

瀘谿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下

六

不嫁心嘗誼之竊謂義婢蓮紅對之無愧色焉

來鶴亭記

鶴之爲禽至清且遠也謝埃壒凌霄漢飽嗟乎芝田棲羽
乎松壑彼將與高人逸士同其標韻曾何人事之足以擥
其中而休咎之相告乎哉雖然攢德輝而鳳凰下覘吏治
而神爵集惟天動以幾而神司其朕雖其爲物超然太虛
之表而莫致而至不可謂之非祥也方明季之建縣治也
忽有雙鶴集平步之岡邑人以爲瑞因是鶴城名縣而來
鶴表亭是亦鳳翔龍游號稱郡邑之類也以茲縣介居山
僻鷓鴣之所高飛鴻鵠之所遠引獨斯鶴也楚若空谷之
足音可謂之有緣矣不知數百年來元裳羽衣之客其亦

有回翔乎空際感斯亭之爲已作而翩然下集否聞昔道光丁酉學侶讀書於妙覺峯上遙見數鶴破空而來若將歛翼以降城隅者察之其色灰數之則四意者其卽建縣之鶴乎抑非建縣之鶴乎然而邑人遂以是增闌楯飾丹翠安茶竈酒壚以待遊客是歲重九之辰諸名士於其上飲酒賦詩張燈達旦而亭以益重信乎鶴之祥於茲亭也是亭也俯瞰江皋高矗雲表草木鮮美山川明瑟珍禽交交以弄音野鹿呦呦而採食寺鐘梵唄搖蕩乎半空雉堞之春烟龍橋之秋波躍錦鱗而縈綺樹芳甸高低皆若圖畫鶴其善於攬勝者與林和靖之隱孤山客至則二鶴盤旋天際見之而歸雲龍山人之作雪堂放鶴於西山之缺

坡公爲之記與歌詩彼其鶴皆自人參而致之孰若茲鶴之天外飛來者乎或曰惜鶴之不常得見也嗟乎使鶴得常見無以見其爲祥矣士生斯世固有其不常得而可貴者高情遠韻邈然鳴九皋而和在陰也

三都鄉學序

彭鍾華

余嘗觀唐虞三代造士之法始之庠序國學以成其業終之論秀書升以成其材可謂委曲而詳盡矣顧竊嘆乎三代之造士猶易而今日之造士彌難也古者士與農合而爲一故入而窮經出而負耒雖誦習詩書而本業不廢無室家困乏膏火不給之患其進而求仕也或王朝或鄰國遠者千餘里近者百數十里其國之君卿大夫且爲之致

粟焉授館焉至仕于本國則朝執贄而夕釋褐未嘗有科名之煩費資格之淹滯今也則不然既已爲士則不操耒耜其貧者或授徒于鄉里或游學于四方苟財力不足以相給雖有聰明才質往往至于廢學迨進而求仕則必發軔科名循階資格由試于邑而郡而省會京都非隸諸生六學不得就制科與春秋試其資用困絀卒裹足不前蹉跎白首而志不得遂此豪傑有志之士所以鞫鷹翮繫驥足扼腕而三嘆也仰賴

朝廷崇儒右學嘉與多士增益法制恩意靡有不周養之以學校助之以賓興其名總統以郡國之學而猶惜其不遍給也則又于鄉曲之間聽其別爲鄉學以與邑學相應和

平居無事其里中之父老子弟游息于其中于是品隲文藝月旦人倫飲社宴衎從容俎豆其有不便于民與爲民蠹者輟爲之議罰葺焉歲當考試則相與給領資斧賦采芹歌鹿鳴而去嗚呼盛矣吾瀘雖小邑崇尚文學往昔盛時小試至于餘人解試恒近二百人制科同隃二三人至于今衰替甚矣所以然者由兵火游臻民生凋敝人才淪落卽有宿儒少彥無力以圖進取故也邑有鶴城書院義學屬焉課士之賞給膏火在其內而于賓興儲卷資水程之需二者費亦少絀焉于是在城四隅與他都嗣有鄉學之設越于今我都復慨然思是舉也爰議設法置產以爲權輿尤冀我都賢豪長者力行善事撥產釀金慷慨不存

吝惜迨規畫既定然後選舉公正精權出入務使誦讀有藉仕進有資以襄作人雅化之成昔宋先儒李泰伯先生實生我都之赤境橋教授著錄至數百人今鳳岡書院風流未艾其亦有企前轍而奮然興起者乎

鶴林樵者傳

盧 諤

鶴林其地也樵其業也名不著于當世故無名自少業樵樵必于鶴林之間因以爲號焉樵本窶人性絕癖嗜古如命腰鎌入山谷有時一編坐松陰下日晏忘歸或誚罵之亦不顧時當秋末樵務甫畢攀蘿捫壁踞坐萬山絕嶺詠老杜風急天高之句涼颼颯然落葉滿徑大笑爲之起舞嘗隨意作爲詩歌荷擔長吟自嘲自弄其後或冠儒冠文

瀘溪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下

三

人學士稍物色之間其所長輒舉樵事以對聞者愕然或詰之曰樵固不可以爲儒儒更不可以爲樵子真樵耶樵笑應曰樵者見之謂之樵儒者見之謂之儒也因歌以見志歌曰芑芑棫樸兮在彼中巒欲往從之兮其途孔艱衣芙蓉以爲衣兮襲蕙葉以爲鞶願爲黃鶴兮穿林端其後不知所終

論曰流有九樵不與焉樵其農家者流歟樵而儒又不得以農家例之矣棫樸一歌低徊慨想彼其意有不在樵者於戲此何人哉

鶴嶺看雲圖記

盧 諤

鶴山之嶺峻而削羣山走其下中殺其勢爲平岡余家別

墅在焉每當晴明塵開翳淨望金瀘兩邑山色蒼然若列
屏雲林三十六峯羅羅可數望中雲氣騰湧初如縷繼如
練俄而煙霏霧播遍滿岩谷如龍如馬如層臺隨風轉變
頃刻萬狀當斯時也不覺肉爲之飛色爲之舞幾忘身在
藤蘿間矣夫士君子得志則激昂青雲不得志則怡情却
壑隨在足以自陶况奇幻如斯者乎庚辰夏岳陽李雲樓
訪舊至瀘余爲言看雲之勝忻然代爲寫之且貌余瞻矚
之神荷衣芒屨備傳疎野致頗肖焉僕本勞人飄蓬無定
每一展玩宛然身在此山也

來鶴亭弔古賦

彭鍾華

白雲冷黃葉秋松風引壑桂月臨却霜雁飛以霄唳露蛩

出而砌啾時荒亭兮終古招羽客兮小留爾乃陵谷動懷
江山舒嘯鶴亦引吭臨皋哀叫淩畫角於城陬激商簫於
林杪塵何劫而不灰天有情而亦老則見蘭檻燒赤蘚墻
裂紅斷釵瓦覆遺鏃灰蒙蛛網罩雨螢燈閃風支酒竈於
殘礎倚茶寮於敗櫬蒼鼠窟迹不知西東蝙蝠亂飛避人
欲衝烏啼亭樹鬼哭殞宮花落冬青怨三春之悄悄草零
秋碧荒一徑之茸茸回憶縣廨建山亭作磴坦如砥岡平
似削天朗氣清翩翩皓鶴飛甕翼然北城一角雉堞高而
瑞旭朝暉龍橋偃而彩虹暮落時而春踏青拾翠花草香
也時而夏犁雲笠雨黍稻忙也時而秋插茱登高醉重陽
也時而冬折梅冒冷渡河梁也噫吁噉造亭非隅來鶴表

瑞滄海橫流風景韻異弔丁令於千年哀楚人之一炬不
見吳越名區神仙福地其不鐵馬流殃銅駝灑淚極目盛
衰傷心興廢羽客乃脩然遠引踏鶴背而歌曰世運隆平
吾當復歸新亭放鶴芝草豐肥